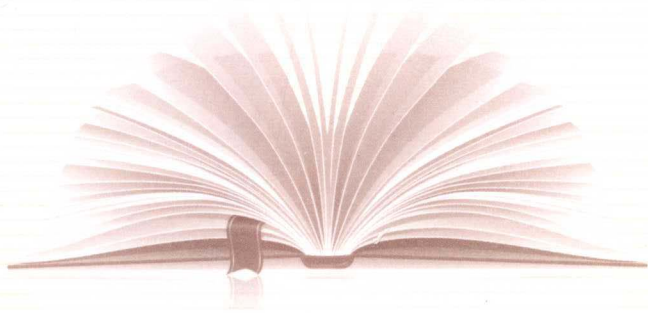


解玺璋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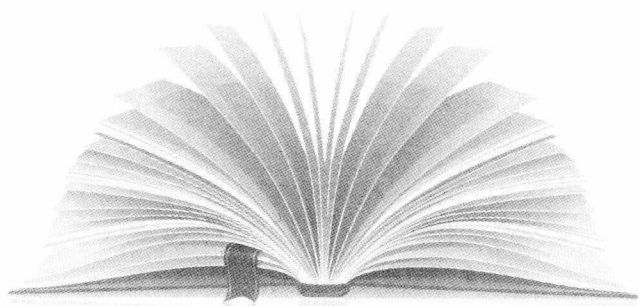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阅读史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G792
38



一个人的阅读史

解玺璋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阅读史/解玺璋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624-5470-0

I. ①一… II. ①解…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884 号

一个人的阅读史

YiGeRen De YueDuShi

解玺璋 著

责任编辑:陈进 戴倩倩 版式设计:陈进
责任校对:邹忌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125 字数:281千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470-0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难得有一点点不同

刘心武

很怀念十几年前的那些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京城北护城河东段的一家小小的三星餐厅。聚会的方式是我作东，若干忘年交不嫌餐馆档次欠高不弃我这边缘化的布衣，一起喝二锅头酒，吃汁酃味浓的干烧鱼，海阔天空，侃山说地。常常在座的，记得有王小波、张颐武、邱华栋、祝勇……诸君，而解玺璋，也偶会参与，他既不善饮，也不健谈，圆脸庞令我记得永如满月，从无阴缺的联想，那挂在脸上的微笑，似乎无法卸下，也无意溢出，总是自自然然地笑咪咪，成为他的招牌面容。他听大家侃时候多，自己发表见解时少，一旦插进议论，却是心平气和，头头是道，这样的人，当然易于为各方所接受，我也很喜欢他。后来我迈过花甲的门槛，也不常在城里居住，三星餐厅的聚会侃山，也就只剩下渐渐远去的回忆。但聚会过的诸君，除后来名声大噪的王小波与始终不大为人所知的王姓记者不幸夭折无法再见外，其余的忘年朋友，多数也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玺璋亦是其中之一。

玺璋现在已是京城著名评论家，其评论的范畴，从文学、影视、舞台演出一直延伸到诸多新的文化领域，除了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品评，他还常从作者入手，品人论格。最近他忽然跑来，说是近年来“读人”之文，已经积累颇多，欲编为一集，以飨读者，我乍听，当然为他高兴，但他接着就提出

◎ 一个人的阅读史

请我作序，我一听，就为自己不高兴了。

说实在的，我懒于为人写序。我当然首先会对邀序者说，我不够为之作序的资格。我这样说是真诚的，然后却是无效的。人家找到你，当然是觉得你够资格。人家看得起你，你岂能自暴自弃？于是我往往接下来就会给邀序的人出难题，比如，我就问玺璋，你这个集子既然是写作家的，那么，某某，你是否写了？如果写了他，那么，我明白地告诉你，那是我一生到目前为止仅此一位的仇家，你的“读人”里有他，我是万万不能写这个序的！我等着玺璋说，啊呀，不知道呀，既然如此，我就把写他的那篇撤下吧！于是我就会义正词严地说，你写他是你的自由，我岂能干预？你既写了当然就要保留，而且应该去找能接受他的人士来写这个序才是！谁知玺璋竟坦然地说，他虽写了如许多的“读人”文字，却偏偏并没有去“读”那一位，当然不是因为知道我与其人的过节，刻意要与我“同仇敌忾”，只不过是始终没有对那位产生兴趣罢了。在世为人，有爱不必隐瞒，有恨也不必遮掩，但个人之间的恩仇，其实没必要都弄到诉诸公众的文字上去。我与那位仇家的恩怨，虽已在我断断续续写着的回忆录里有所揭橥，但相关的文字其实是把我与那人都作为特定时空中的生存个案，来冷静剖析，折射世道人心罢了，而我的回忆录，现在也还不成熟，远未达到可以出版的程度。为了摆脱作序，我连这个招数都使出来了，但对玺璋却是落了空，我最近才看了他早就通过电邮传给我的“读人”目录，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确实没有我刻意要排拒的那位。但我还是推托，说我现在老眼昏花，无力去读他那些文章。他见招拆招地说，您跟我相交快二十年了，您写序无需读我的文章，您也“读人”，不就有话可说了吗？

噫，好个玺璋，倒真勾出了我能以为序的话语来。记得十几年前在三星餐厅，玺璋曾跟我聊到，曾在八面槽附近，偶然结识到一位书痴，此人学历不高，职业平凡，住在胡同杂院，居室湫隘，然而藏书甚丰，许多现在绝版的书，他那里都有，跟他交谈，似无口才，论相貌，则个子矮面皮粗，但……说到这里玺璋更加地笑咪咪，抖出包袱来——此人却惊人地有桃花运，清华的窈窕女硕士，对之一见倾倒！我忙问缘由，玺璋偏隐而不发，当时又有别的忘年交插进话来，引入对别的话题的争议，我也就始终未得其要领。现在回想起来，玺璋确有“读人”的眼力，可惜那次他所谈及的只

！难得有一点点不同

是个无名之辈，倘若是知名人物，他在许多评家论者咳唾之外，也还能为我们抖出包袱——他的与众不同的“读点”与“变焦”来，哪怕只是与别人嚼过的馍多一点点不同的滋味，也就足令我们欢欣了！

评论不好弄，尤其是对早有人评论过的对象再加聚焦与解析，难得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已足可珍贵，如果不仅是一点点的新意，那就意味着突破。玺璋的这些“读人”文章是否有所突破，我不能瞎恭维，但回想起他对八面槽那位仁兄的“读”与“解”，就觉得，他是会多少提供给我们一些与其他评论者不同的东西的，在这个号称多元多样然而常常把人与事往一个模子里填塑的文化格局中，播种与收获哪怕是仅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思维，也是弥足珍贵的。

难得有一点点不同。我这篇序，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追求写出的。愿读者诸君，能从这本集子里，至少咀嚼出一点点不同的况味来。

2010 年虎年初到时

目 录

第一辑 读 书

- 003 我把那个梦丢在哪儿了
- 006 读“红书”
- 009 读“黑书”
- 011 读“黄书”
- 014 读灰皮书
- 017 曲线读书论
- 020 阅读革命
- 022 十年过客：行也匆匆，读也匆匆
- 025 80年代阅读主题：人的解放
- 028 拾遗——寻找遗失在茫茫书海中的朋友
- 032 读书也需啃酸果精神
- 034 求学于有用无用之间
- 037 阅读经典的意义
- 039 小书小识
- 041 将阅读进行到底

◎ 一个人的阅读史

- 044 读书的五种境界
046 读书须教有疑
049 读书的快乐
051 杂花生树乱云飞——记我的书房
054 北京的书店
060 我与北京图书馆

第二辑 读 人

- 065 爱的鲁迅与恨的鲁迅
068 纪念韬奋：寻求一种文化理想
071 百年戏魂翁偶虹
080 张恨水：真为大众写作的作家
086 认识李辰冬：红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090 有感于“热了张爱玲，冷了梅娘”
092 与张中行先生把酒交谈
094 与任继愈先生的一次交往
096 泥土作家浩然
100 笑着告别人生的一位老人——林斤澜
102 大漠长河忆雷加
105 幽默的最后一缕馨香
——写在丁聪先生去世之际
107 王蒙：我一定不要变成一座塑像
——写在王蒙先生获首届北京文学节·终身成就奖之际
120 你的心情我很想听懂
——写在“张洁与北大学生对话”边上
124 史铁生：思想的行者（外一篇）
129 与刘恒聊聊“张大民”
136 余华：用小说和世界打交道

139	高密东北乡 好大一座戏台 ——与莫言谈《檀香刑》
142	王朔: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51	徐小斌:以小说家的眼光看历史
156	刘索拉说:我别无选择(外一篇)
162	陈染:独语与对话
165	虹影:文学的垦荒者
186	倾心交谈——读毕淑敏的散文
190	坐在马桶上读池莉
192	迟子建笔下的《伪满洲国》
194	对面的戴来
198	作家笔下都名士 百年强国梦到今 ——八问著名作家唐浩明
202	海岩的意义
213	阿来:阿坝草原走来的悲情诗人 ——关于小说《尘埃落定》的对话
218	宁肯:打开沉默之门
221	行者曾哲
229	柯云路: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
234	关仁山: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悲壮
237	没有余地:诗人的生与死 ——《不留余地》序
242	白烨:文学的保姆
244	韩寒:放飞一只自由鸟
246	李零:学术小天地 历史大眼光
257	凌志军:一个记者的光荣与梦想
267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273	刘晓庆:三十年,中国人把“我”写成多大

◎ 一个人的阅读史

- 281 杨雨：通俗讲史动了谁的奶酪？
289 我们怎样继承柏杨的精神遗产
292 我读李敖
295 余光中：等你，在雨中
297 常人张五常
301 林谷芳：禅者原是有情人
305 朱德庸的幽默辩证法
308 唐德刚：“外来和尚”的历史“经”

第一辑 读 书

生命因读书而不同,命运因读书而改变

我把那个梦丢在哪儿了

1970年我17岁,正是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的年纪,学校分配我到东郊的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们这批人,书读得不多,断断续续的,就读了两年半初中。要是正常年景,我想我是不会选择做工而一定会继续读书的。但在当时则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其中的原因不用我说,过来人都明白。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不平,当时却是许多人所羡慕的。

我在这家工厂干了8年,其间正是“文革”的中晚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对“四旧”的扫荡已经结束,但整个社会情绪普遍地仍很紧张,很多书仍然戴着“封资修”的帽子,不能公开地流通和阅读。这种残酷的文化管制与我们每日每时都在滋长的对读书的渴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然而,就在这里,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最初的感情,建立了我与中国书店最早的联系。

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师傅,我倒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比工厂里一般的师徒关系要更亲近一些。事实上,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引领了我的阅读趣味和精神走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他的那间宿舍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在那间肮脏的工作服和臭鞋烂袜子随意乱扔的房子里,我总能找到自己要看的书。此人姓陆名骏,是我们厂的大笔杆子,或许因为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或许因为他说话喜欢咬文嚼字,

◎ 一个人的阅读史

引经据典,工厂里的人都叫他“老夫子”。他做事非常谨慎,虽然他很喜欢我们多读书,但又很怕被人抓住把柄,戴一顶“传播封资修,毒害年轻人”的帽子。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他更喜欢背诵一些古典诗词或文章给我听。我至今还能想起他背书时的样子,背着手,摇晃着脑袋,声音是抑扬顿挫的,很像后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私塾先生的形象。我最初会背一些古典诗词和文章,就是他一句一句“口传心授”的。想不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文化的传承竟又回到了孔夫子的时代,师生之间不再借助于印刷品,而只能靠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

虽然有了陆师傅这本“活书”,但是,我仍在千方百计地搜求可能找到的任何读物。记得有一次,我借得一本《漱玉集》,因为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要读,我拥有它的时间其实很少。但我太喜欢李清照了,不甘心看着她从我的眼前溜走,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本书全部抄下来。至今,这个“手抄本”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尽管我已经有了《李清照集》的好几种版本,但这个手抄选本在我还是最珍贵的。后来,我陆续还抄了《唐人万首绝句》《古唐诗合解》《古诗十九首》以及《山海经》《太平广记》《史记》《唐传奇》《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片段。这当然不是办法,有一天,陆师傅对我说,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或许可以买到我喜欢的书。

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记得是一座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大一片空地。门是向南开的,进门后,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平房,西侧主要卖旧书,东侧先是不开,后来就卖字画了。正面是一座较高的建筑,好像要上好几级台阶,里面的书也要好一些,除了旧书,还有新出版的“内部书”,不随便卖。而且,这间屋子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门口有人守着,没有介绍信或特殊的证件,免谈。不过,最初的时候,西侧那一排房子已经够我乐的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书,书架上插满了书,案子上堆满了书,有些书就堆在地下。其中大部分是解放后的出版物,它们先前可能都存放在某单位的图书馆里,或哪位学者教授、名流作家的书房里,现在则全部扫地出门,被当作垃圾处理了。能在这里为它们找到一席之地,应该说是这些书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望着这些可爱的书,我只恨自己兜儿里钱少。那时的我,每月只挣 380 大毛,能够用来买书的钱是很有限的。所幸书很便宜,一套《刘宾客文集》的影印本,定

价只有一元二角,还是新书。李贽的《藏书》《焚书》以及《诗别裁集》《柳文指要》都是那个时候买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旧书就更便宜了,往往是几分钱、几毛钱,就能买一本很好的书。我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方志敏著的《可爱的中国》,就花了区区6分钱。

让我感到异常兴奋的,是书店里居然还有很多线装书。在此之前我是否见过线装书,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至少见得不多。我似乎特别喜欢将书从高高的架子上取下来的那种感觉,拿在手里翻着,或者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觉得是种享受。绝大部分是我看不懂的,更不懂什么版本之类,也就谈不上收藏,但我也挑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人名或书名,买过一些。比如《昭明文选》《古名家杂剧》《苏批孟子》《陈龙川文集》《道德经注》《史记》什么的,总之买了一些,却又不肯拿出来在同事面前显摆,怕人说是“四旧”,只能躲在宿舍里偷偷地看。我当时悄悄地做着的一个梦,想去学习古典文学,甚至暗地里把一些学者当作学习的榜样,读了一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专著。但那个时候,这种梦想也只能是个梦想,做一做罢了。直到恢复高考,我却阴错阳差地读了新闻。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拨弄?

但在当时,中国书店的存在对我的梦想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在许多年里,我一直喜欢到中国书店买书,不仅因为这里的书便宜,还因为有一种让我留恋的味道。那时,除了琉璃厂,前门、灯市口、东单、西单、隆福寺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书店慢慢地淡出了我的生活,大约20世纪的90年代初,我还在东单的二楼上买过一套香港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有将近二十种,至今爱不释手,觉得比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套同样的书漂亮了许多。即便如此,我去中国书店的次数还是越来越少了,去了,似乎也找不到从前那种味道了。真的像梦一样消失了吗?连同我对古典文学的那份眷恋。我不知道。

读“红书”

二十岁前后,花了很多力气读马列,读毛选,读鲁迅。毛选读得比较早,上初中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尤其喜欢他的军事论著。他的文章,气若悬河,蓄势而发,神采飞扬,我一直当作范文。鲁迅读得也比较早,尤其是他的杂文,论事论人,犀利而尖刻,读起来是很过瘾的。那时我喜欢写一些小文章,就曾刻意模仿鲁迅笔法。为此,师傅还提出过严肃批评,大意是说,鲁迅笔法在工人阶级内部是不适用的。我知道,他是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教育我。

读马列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我已进厂当了工人。起因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期间搞天才论,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容易被陈伯达这类假马克思主义所欺骗,因此,在党内干部中提倡阅读马列的原著。最初要求读六本,记得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那时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工人,很上进,毛主席说了,自然是坚决照办。但是,我们这些人,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有小学5年级的水平。肚子里的这点墨水儿,读毛选,已经勉为其难,读马列,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厂两任政治部主任,前任张敬原,50年代曾做过陈毅的秘书;后任张道一,“文革”前也曾做过彭真的秘书,都是很有水平的儒雅长者,在读书方面,他们给过我许多具体的指点和帮助。他们教我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地安排学习计划,还推荐我参加北大哲学系举办的工人短训班,脱产学习了好几个月。马列著作很快就让我着了迷,我沉浸在他们的理论中,享受着思辩的乐趣,更为他们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所折服。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理论对一无所有的青年来说,是最有诱惑力的。197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了豪华精装四卷本,定价15元。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18元,如果买下这套书,生活费就剩下3元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了要买。

这套书最终成为我的重要藏书之一,我的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这套书的烙印。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忧虑,至少,他们那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使我在“知天命”之后还能像“愤青”一样,对社会现实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敏锐的反应。这些年经常听到有人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把它记在恩格斯的账上。其实只要翻一翻书,就会发现其大谬不然,这本书就是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本书里,恩格斯提到了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但他马上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接下来,他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中发现了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而“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他说:“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这个例子再一次证明了读原著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原著,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忽悠了,结果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看很多人,甚至有些知识分子,追捧某些人时丧失理智的样子,就有这种感觉。这时我真心希望,人们能重新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至少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一份清醒。马克思主义不是信仰,它是我们解放自身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曾指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